

王鼎三◎著

4

谁主沉浮

过去士大夫为官遵循的是「道」，现在的官员们则都在玩味「游戏规则」。
但不管何时，只要身在官场，无人能够超脱这看似无形的官场轨迹，和无言的明德大道

从八品乡官到省级高官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一
◎
著

谁主沉浮

4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主沉浮.4 / 王鼎三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133-0118-3

I. ①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7454 号

谁主沉浮.4

王鼎三 著

责任编辑: 李梓若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田 田 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版 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18-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卷巨澜·锒未残	002
第二章 关山远·苍穹寒	048
第三章 恨如缕·崩绝壁	115
第四章 挥黄钺·悲歌咽	179
第五章 殒巾帼·吟悲歌	235
第六章 乾坤赤·动地诗	293
第七章 铁索寒·捷音连	349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官之道，在于德才兼备，在于关注民生，在于造福一方；人才，是人的正位安排，可以兴邦安民，流芳千古；庸才，是人的错位使用，足以祸国殃民，遗臭万年。古今官场，中外政坛，无不如此。

第一章 卷巨澜·锷未残

1

河东省的经济崩溃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也引起了省委书记陈唤诚的反思；省长路坦平的腐败问题引起了中纪委的关注，而路坦平则忙于文过饰非，梦想着能够在做一些手脚之后，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中纪委的特派员万驭峰已经盯上了路坦平和他的情妇苗盼雨，正在加紧调查他们的官商勾结、腐败堕落问题。而此时河东省的纪委书记李宜民身患重病，生命垂危，配合中纪委调查路坦平腐败问题的重任落在刚刚到任的省纪委副书记王步凡的肩上。省委书记陈唤诚当然是支持他的，不过路坦平为官多年，关系网盘根错节，党羽遍布全省，王步凡感到压力非常大，如果不能顺利查处路坦平怎么办？如果出现腐败窝案怎么办？如果自己不能扳倒路坦平，反而成为破坏河东安定团结的“罪魁祸首”又怎么办？王步凡心里乱极了……

河东省的纪委书记李宜民已经因病住院，省会天首市的公安局长摆蕴菲确实无法在医院里陪丈夫李宜民治病，也无法答应女儿李梅的请求，留在丈夫李宜民的身边照顾他。面对出租车司机的起死回生和省煤炭厅厅长白杉芸的神秘死亡，她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弄清楚白杉芸到底是死于交通事故还是死于谋杀，不然就是失职，就会对不起“任长霞式公安局长”这个称号。她刚刚回到天首公安局，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就接到省公安厅厅长薛永刚的电话：“摆捕头，煤炭厅厅长白杉芸现在还没有确认是谋杀还是交通事故，怎么已经惊动了公安部，上边对

这个事情非常重视，责令我们公安厅马上把调查结果电传过去，是不是你上报的？”

“薛厅长，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即使要上报我也应该向你汇报，让你上报呀，我还不至于那么没组织没纪律吧？”

“现在不说这个了，你们一定要抓紧查找线索抓紧破案，我怎么听说作案者一个是结巴嘴，一个是少了半个耳朵的平州口音人。既然有了这么明显的特征，破案应该没有问题吧？我建议你们立即成立专案组，布置警力在天首市进行大搜捕。摆捕头，我可告诉你，省委陈书记对白杉芸死亡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公安部也非常重视，同时陈书记对平州的干部可能也有些不放心，你自己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摆蕴菲脑子里“轰”了一下，立即反驳道：“薛厅长，这话怎么味道不对呀，平州人怎么了？难道省委书记也搞帮派吗？难道平州的干部都是混蛋？”

“摆捕头，你不要对我发脾气，我也是为你好。我现在怀疑平州人在省城已经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你要把眼睛给我瞪大点儿，盯住平州人，你也是从平州调过来的，在你身上我相信不会有宗派主义思想，但是你敢保证其他人身上没有？你敢保证你身边的人都是清清白白的？不管白杉芸是死于交通事故还是死于谋杀，一定要尽快搞清楚，不然我们会非常被动，无法向省委和公安部交代。”

“我是共产党人，是党的干部，只知道一心为公，从来不搞宗派主义。薛厅长放心，我现在就布置下去，在天首市专查平州人。我首先是人民警察，其次才是平州人，我知道应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也绝不会成为任何人的保护伞。”

薛永刚在那边又说：“摆捕头，现在天首市的治安形势可不容乐观啊，据警方的不完全统计，天首市的吸毒人员每年因为吸毒花费的资金已经超过一亿元，那么全省又是多少？吸毒人员百分之七十以上从事过违法犯罪活动，现在我们禁毒的任务也很大……”

“啊，这么严重啊，那么毒品的来源又是在哪里呢？薛厅长，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可能天首市真的有黑恶势力，是不是黑恶势力在贩毒……”

“哈哈，我如果什么都清楚，哪还会不采取行动？就是因为搞不清楚啊，但是我敢肯定毒源就在咱们天首市，你们要把缉毒工作立即放在议事日程上。唉……摆捕头，多事之秋啊！”

“嗯，我知道了。”挂了电话，摆蕴菲立即拨通了刑侦支队支队长周大海的电话，命令他立即集合所有干警，准备执行紧急任务……

十分钟后，摆蕴菲出现在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面前。她很严肃地说：“同志们，今天傍晚时分，在滨海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被害人是省煤炭厅的厅长白杉芸。据可靠情报，作案者是两个平州口音的人，其中一个是一结巴嘴。现在我命令你们，在天首市立即展开拉网式的搜查，把东西南北给我查个遍，特别是在平州人出没的地方一定要查仔细一点儿，要将平州人作为重点，谁抓住犯罪嫌疑人我给谁记功，出发！”

周大海带人出发之后，摆蕴菲不知怎么又想起那个苗得雨来，既然苗得雨有病，肯定会到某一家医院去治病，她想再去会会那个苗得雨。她坐上车对司机满军说：“小满，你开上车，咱们到各大医院的眼科去看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苗得雨，他现在好像突然从煤矿上消失了，会不会是住进了医院呢？”

满军一边开车一边说：“看他干啥？我最讨厌的就是像苗得雨这样的私营企业老板，手里有几个臭钱就他妈的找不到北了。一个独眼龙，媳妇却娶了三个，平州一个，矿上养了一个，滨海别墅那边还养着一个，什么东西！现在的富豪们真是他妈的纸醉金迷，奢侈腐化。”

摆蕴菲对满军的话很感兴趣，就盯着满军的脸问道：“小满，你认识苗得雨吗？”

“怎么不认识？他平州那个老婆以前和我还是邻居呢。”

摆蕴菲眼睛一亮，又问道：“那么苗得雨是一直叫这个名字吗？”

“嗨，他原来叫苗禾壮，爱打架，是个无赖，还不是靠了他妹妹苗盼雨才神气起来的，他妹妹是省长的情妇，现在是大红大紫的企业家，他苗禾壮自从到天首市闯天下之后，把名字也改了，不过他现在好像学好了，没听说再打过架。摆局长，不怕你笑话，咱们局里集资建的房子一套两室一厅三十八万，我自己只有十万块钱，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啊？回到平州去求告父母，他们只给我凑了十万，还差十八万呢，不知怎么苗禾壮的大老婆

知道了，一下子借给我二十万，人家真有钱……”

摆蕴菲把腿一拍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小满，不去看他了，掉头回局里去！”

满军觉得在局长面前又立了一功，心里一阵高兴，一把方向盘调转车头又把车开回去了。在路上走着，满军忽然想起别人曾经议论过车牌照的事情，就说：“摆局长，咱们能不能把车牌照换一下？现在领导的车牌照根本没有带4的。”

“为什么？我就不信这个邪！”

“听人家说0094这个号不好。有一个领导的车牌照是00144，他自己说动动要试试，可是别人说动动要死死，结果那个领导在一次下乡扶贫的时候，遇到山体滑坡，连人带车都没有了……唉……咱们这个车牌照是0094，别人说动动就……”满军忍住没有把“死”字说出口。

“哈哈，小满，你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够迷信呢？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00144的车牌照本身没有什么嘛，出不出事故与车牌照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个领导是因公出了车祸，与牌照何干？你可不能胡说啊！”摆蕴菲一半开玩笑一半批评地说。

满军脸红了，不过他没有停止说话：“摆局长，现在你知道不？8这个号码已经过时了，听说有一次组织部长周姜源和副省长季喻晖都去吃饭，事先周姜源订了7号，季喻晖来吃饭也非要7号，这可难坏了酒店经理，一个是副省长，一个是组织部长，说让副省长季喻晖坐8号，人家不坐，说让组织部长坐8号吧人家也不坐，没有办法只好在客房部7号摆了一张桌子……”

“他们为什么对数字这样敏感？”摆蕴菲不解地问满军。

满军笑了一下说：“七上八下嘛！”

“无稽之谈！”

满军听摆蕴菲这么一说，不再说话，一心开车……

摆蕴菲一回到办公室，立即拨通了王太岳的电话：“太岳，天首市这边又有新情况了，省煤炭厅厅长白杉芸傍晚的时候在滨海死于交通事故，据受害人出租车司机称，作案者是两个平州口音的人，一个还是结巴嘴，我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你在苗得雨的……不，现在已经确定苗得雨就是

苗禾壮。你在苗禾壮的熟人圈里查一下，看有没有一个结巴，一有结果立即向我报告。啊，对了，你回来的时候再到滨海别墅去一趟，苗得雨在那里也有一套房子，看他是不是在那里。”

“明白！”王太岳在那边接受了新任务。

摆蕴菲又走出办公室想亲自开车到红星煤矿去找那个孔矿长，进一步了解苗得雨的真实情况。她怕走漏消息，当司机满军要和她一起去时，被她拒绝了：“小满，你回家休息去吧，我一个人去。”

满军有些不放心的说：“摆局长，我看这天好像还要下雨，你也太累了，还是我和你一块儿去吧？”

“不用，你回去休息吧，你也累了。”

满军看摆蕴菲态度坚决，只好说：“局长路上要小心点儿。”

摆蕴菲笑了一下说：“小满，放心吧，我也有二十年的驾龄了。”车刚起步，摆蕴菲又把车停下来叮嘱道：“小满，今天晚上我的行动是最高机密，不能和任何人说。”

满军点着头，一脸狐疑。他猜不透这位女局长心里到底有什么想法，他现在并不知道局长要到哪里去。

周大海带着刑侦支队的民警往河东大世界门口走的时候，他用藏在口袋里的另一个手机给凌海天发了一条消息：我们现在去查你们。凌海天收到信息匆匆忙忙在大世界开始了紧急疏散工作，疏散对象包括韩二宝和那两个谋杀白杉芸的罪犯……

周大海来到大世界门口让民警们迅速把大世界包围起来说：“同志们，对大世界的搜查一定要慎重一些，仔细一些，这个大世界的老板可是省长路坦平的大公子路长通，凌海天只是给人家打工的。大世界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也是有来历的地方，咱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讲究策略，对凌老板表面上一定要礼貌一点儿。”这时他看见一辆警车从大世界的侧门开出来，并且还是他的战友韩二宝的车，他没有拦截韩二宝的车，见车已经离开，才下令让干警们对大世界进行全面搜查。

干警们跟随周大海冲进大世界，周大海小跑着上楼来到二楼凌海天的办公室里，见到凌海天神情自若地坐在办公室里，就知道他把一切都安排

好了，故意说：“凌子，今天天首市发生了一起人命大案，煤炭厅厅长白杉芸在车祸中身亡，凶手是平州口音，其中一个是结巴，我们怀疑白杉芸是死于谋杀，要在全市展开大搜捕，希望你凌老板给予积极的配合……”

凌海天听到这里很冷漠地说：“老周同志，我对这个消息不感兴趣，就是死两个白杉芸与我何干？”其实他内心里有些惊慌：公安干警到大世界来，是不是已经怀疑上他了？

周大海从凌海天的表情上已经断定白杉芸的死与凌海天可能有关系，甚至可能与路长通也会有关系，故意很严厉地说：“凌海天，我们要对这里进行仔细搜查，请你要好好地配合。”凌海天望了一眼周大海，听见周大海小声说：“这种时候可千万不要再干傻事，如果知道凶手在哪里也先不要动他，千万不能添乱，另外……”周大海只告诉凌海天出租车司机叫老四，住在老城区一个大杂院里，其他没有再说什么，他怕门外的干警们听见。

凌海天故意用傲慢的态度对待周大海，周大海也针锋相对以傲慢回敬。由于时间过于匆忙，凌海天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嫖客撤离，干警们从房间里带出来一大帮子妓女和嫖客，周大海并不理睬那些妓女，专去看那些男人，每一个都认真地看，然后问他们是哪里人，最后发现一个左耳朵掉了半截的人，周大海厉声问道：“哪里人？”

“平州的。”

“干什么工作的？”

“在一家建筑公司工地上当民工。”

周大海给干警们使了个眼色，干警们立即把这个人铐上了铐子。那个人以为是因为嫖娼的事情，也没有过于惊慌。周大海问一个嫖客：“哪里人？”

“平……平……平州的。”

“干什么工作？”

“在……在……在一家饭馆里当……当……厨师。”

周大海又给干警们使了个眼色，这个结巴又被铐上了。接下来周大海吼道：“凌海天，你他妈的不要以为你有靠山，老子软硬不吃，今天是打黑，不是扫黄，改天老子再来收拾你，你他妈的混蛋，大世界是个淫窝。

总有一天老子要把你这个淫窝端掉。走，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

妓女和嫖客们吓了一跳，见周大海只是要把那两个人带走，并没有理睬其他人才松了一口气。等干警们下了楼，凌海天也发火了：“滚，都他妈的给我滚蛋，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尽兴的接着搞！”然后对着周大海的背影说：“周大海，哼，你他妈的算个球，老子不尿你，就是不尿你！”

妓女和嫖客们此时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有的下楼走了，有几个又搂着小姐回房里去继续没有完毕的事情。

凌海天看大厅里已经恢复了平静，脸上露出了一丝阴森恐怖的笑容。然后很从容地拨了个电话：“三弟，你可把人给我看好，这一阵子风声紧，千万不要让他们露面，记住，好好招待他们！”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那个云霞看在眼里，她知道被抓走的结巴和“一只耳”并不是她安排在十八楼的结巴和“一只耳”，那两个人已经随韩二宝走了，因此她断定警方肯定抓错了人，又听见凌海天“你可把人给我看好，这一阵子风声紧，千万不要让他们露面”的话，她把这个消息立即打电话告诉给苗盼雨，苗盼雨叮嘱她不要多说话，要密切注意大世界的一切动向，一切听从她的指挥。

摆蕴菲开着车刚刚走到凤凰山的半道上，就接到刑侦支队支队长周大海的电话：“摆局，奉你的命令，我们对河东大世界等娱乐场进行了突击审查，在天首市大世界抓住了一个平州籍平州口音的结巴，我们怀疑他可能就是凶手。”

摆蕴菲心情有些激动：“好，我现在就赶回去，你们抓紧审讯！”摆蕴菲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她开着车嘴里不由自主地说：“周大海，好样的！”

在周大海离开河东大世界的时候，凌海天也开车出去了，他在老城路一个看上去十分破败的大杂院门口停住了车。八号大杂院里不时有人出出进进，他戴了墨镜粘了胡须，然后下车向一位老大爷问道：“老大爷，徐老四家住在哪里？我是他的朋友。”

老大爷望望戴眼镜的这个人说：“你说的是哪个徐老四，这个院子里有两个徐老四，一个是卖烧饼的，一个是开出租车的。”

“就是那个开出租车的。”

“啊，那不，就在那个小平房里住，好像他出车了，只有他老婆和孩子在家。”

“谢谢您啊大爷。”凌海天谢过老大爷就向那间平房走去，一到门口就笑吟吟地问：“弟妹在家吗？”

随着凌海天的说话声从平房门里探出个相貌平平的女人脑袋，手里拿了个面瓢，望了望凌海天，一脸狐疑地问：“你是？”

“啊，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老四的朋友，能不能进去说话？”

“你请进，你请进。”老四媳妇很热情地把凌海天让到屋内，急忙搬来凳子让他坐，凌海天没有坐。

凌海天在屋内看了一圈，又看了看那个一岁多的小孩子说：“哎呀，你可能不知道吧，我和老四小的时候关系最好，这几年我在外地做生意，一直没有见过老四，没想到现在你们的生活还是这样困难，我到省城来办事刚好听说老四又出事了，就赶紧过来通知你，唉……”

“啊，老四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老四媳妇手中的面瓢吓得掉在地上，面粉溅了一地。

“你不要惊慌，老四出了车祸，现在在医院里抢救，没有人通知你吗？”

“我们家里没有电话……这可怎么办……”

凌海天说：“我和老四关系很好，他这一出事肯定要花钱，这是五万块钱，你收下，就当是我帮助老四的。”凌海天说着话掏出五万块钱，看没有地方放，就压在了床上的被子下边。

老四媳妇慌了神，对钱的事她没有任何反应，只问道：“兄弟，你知道老四现在在哪里吗？”

“知道，在医院里，走吧，我送你去。”

“好，好，走，赶紧去。啊，我把钱捎上……”

“不用，我已经替他支付了住院的费用。”

“兄弟你真好，我们可怎么谢你啊！”

“都是自家兄弟，不谢。”凌海天替那个女人抱了孩子，急急忙忙走出小杂院，然后上车，车子迅速离开小杂院，向天首市的南郊开去。

老四媳妇只顾在车上哭哭啼啼，当凌海天把车停在市区南郊的时候，

老四媳妇才清醒过来，她吃惊地问道：“兄弟，你不是说拉我去医院的吗？怎么把我拉到这里来了？”

凌海天这时满脸凶光，掏出一把刀在自己脸上磨着说：“嘿嘿，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刚才在海边发生了一起人命案，两个歹徒劫持了你丈夫的出租车，把你丈夫打昏了，现在公安局已经抓住了凶手，可能要让你丈夫去辨认。你记住，必须这样告诉你丈夫，不管他见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凶手，都必须说那两个人就是凶手。你可要记住，我已经给你们家放了五万块钱，现在你还必须把儿子留在我的车上，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让你丈夫照我说的话，今晚十一点钟我把你儿子送到你家门口，不然我就给你送个死孩子。另外你最好让你丈夫说他在迷糊之中好像听说是出车祸撞死了人。”

那个女人已经吓得浑身哆嗦，连声说道：“好，好，兄弟，我让他听你的，就照你说的说，你一定不要伤害我的孩子。”老四媳妇已经哭不出声了，心里只有恐惧。

在天首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刑讯室里，周大海正在审讯那个结巴：“你为什么要抢劫出租车？”

“没有，我……我真的没有啊。”

“不老实，你可小心着，出租车司机说就是一个结巴作的案。”

“世界上结……结巴多……多了，可……可不……不止我……我一个啊……”

“人家说就是你！”

结巴一直叫喊冤枉，周大海用电警棒击了三次，他受不了酷刑只好承认是自己作案了。那个“一只耳”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智力好像也有障碍，周大海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看见周大海用电警棒收拾结巴，他已经吓得尿了一裤子。

当摆蕴菲出现在结巴和“一只耳”面前时，周大海说：“摆局，犯罪嫌疑人已经供认白杉芸厅长就是他们撞死的，说是一起交通事故，他们并不知道撞死的是煤炭厅的厅长。”

结巴一听说来的这个女警官是局长，突然翻供，大声喊道：“局……

局长，我……冤枉啊，局……长，我……我真的冤枉啊！”

“一只耳”只是浑身哆嗦着流泪。

“狗日的，刚才你是怎么说的？啊？你敢不老实？哼，不怕你不承认，一会儿证人就来了！”周大海说罢用眼神示意让结巴看了一下手中的电警棒，结巴马上不敢吭声了。

摆蕴菲问道：“你真的冤枉吗？”

结巴看了看周大海手里的电警棒：“我……我……”又低头不说话了。

摆蕴菲又问：“证人现在怎么样？”

周大海说：“已经好多了，马上就能带过来。”

这时出租车司机老四被抬进来，周大海不等摆蕴菲说话，就先对老四说：“老四，你也是个受害人，我们很同情你的遭遇，现在犯罪嫌疑人就在你的眼前，你要好好辨认一下，看作案的是不是这两个人？”

老四艰难地抬起头望了望结巴和“一只耳”，他发现这个结巴并不像要置他于死地的那个歹徒，他刚想说不是他们，妻子的哭诉声又在耳边响起：老四，他们给咱送了五万块钱，儿子现在还在他们手上，他们说了，只要你说他们公安抓住的人就是罪犯，夜里十一点儿子就能回家，不然儿子就没命了，咱们也活不成啊！另外，他们要让你说是一起交通事故，其他不要多说……”

老四想起妻子的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直往下掉，他用手指着结巴和“一只耳”违心地说：“就是……就是他们！我在迷糊之中好像听他们说不小心撞到人了……”说罢老四又假装昏过去了。

摆蕴菲见证人又昏过去了，急忙说：“赶紧把证人送医院抢救！”

当干警们送证人老四离开时，摆蕴菲亲自下楼送出公安局大门外，并嘱咐干警们一定要保护好证人的人身安全，抓紧治疗伤病。她正准备到二楼去，王太岳风风火火地回来了，摆蕴菲握住王太岳的手说：“老王，辛苦你了，怎么样，有收获吗？”

王太岳说：“摆局，有收获。在苗禾壮的朋友中间确实有个结巴，他是社会上的混混，去年春节在平州打伤了人，已经逃出来一年多没有回去了，至今下落不明，会不会就是咱们抓住的那个？另外我去滨海别墅那里走了一趟，苗得雨的房子没有人，听人说他那个怀了孕的媳妇不知道去

哪里了。”

“走，到我办公室里去再说。”摆蕴菲带领王太岳进到办公室里亲自给王太岳倒了水，王太岳道了谢。

“白厅长被撞的案子破获得很顺利嘛！这说明我们天首市公安局还是经得起考验的。”王太岳说。

“是啊，这次周大海立了大功，不然我们就没法向省厅和公安部交代，也没法向省委交代，看来很可能就是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罪犯是在天首市大世界里抓获的，我怀疑那里是个不太干净的地方。”

摆蕴菲刚说完，周大海进来了，满脸胜利喜悦地说：“摆局，这是审讯笔录，你看一下。我看已经八点了，就把犯罪嫌疑人送往凤凰山看守所羁押了！”

“好，大海同志辛苦了，你带领你的弟兄们去好好吃一顿，我给你报销，老规矩，不能超标啊！”

“一碗羊汤，两个馒头，一清二白，我知道！”周大海开玩笑地说。

摆蕴菲笑着说：“知道还贫嘴？去吧，随后给你请功。”

“请功就不必了，摆局，我这叫瞎猫碰见死耗子，赶巧了。你和王支队不吃饭了？都八点多了啊！”周大海说。

“你们先去，我和王支队一会儿去吃好的，两白一清。”

三个人都笑了，周大海笑罢给摆蕴菲敬了个礼出去了，摆蕴菲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问王太岳：“苗禾壮的朋友是不是和苗禾壮一般大小，四十来岁？”

“是，都是四十来岁！”

“他们叫什么？”

“哎呀，这个没有顾上问，好像一个姓刘一个姓王，你说人已经抓到我就赶回来了。”

摆蕴菲觉得刚才那两个犯罪嫌疑人年龄似乎都不过三十五岁左右，又想起结巴看见她时大喊冤枉。就急忙翻看审讯笔录，那个结巴叫陈子强，“一只耳”叫张永盛，都是三十四岁，他们不姓刘也不姓王。她再仔细往下看笔录，上边没有显示抢劫出租车的具体细节和作案动机，只是很笼统地说是在抢劫车辆过程中因为心里慌乱出了交通事故，导致白杉芸撞车身

亡——

问：“杀害白杉芸是不是有人指使？”

答：“没有，是……我自己不小心撞了白杉芸。”

问：“为什么抢劫车辆？”

答：“想弄几个钱，他不给……”

问：“怎么撞了人？”

答：“因为做了坏事心里慌张。”

问：“几个人作案？”

答：“两个。”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啊我……啊我……啊我……”

问：“好好回答！”

答：“啊我……啊我……啊我……”（犯人是结巴无法回答清楚问话）

……

凭直觉摆蕴菲认为白杉芸和结巴及“一只耳”不可能会有什么仇恨，如果说是受什么人指使，笔录上并没有显示这方面的内容，好像就是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不过摆蕴菲觉得这个笔录有疑点，结巴并不是哑巴，为什么会出现“犯人是结巴无法回答清楚问话”这样的字眼儿？摆蕴菲警觉起来，说：“太岳，我觉得不对劲儿呀，这个案子里边存在三个疑点。太岳你看啊，第一，年龄不相符，这两个人不一定是苗禾壮认识的人。第二，在滨海一般是不会发生交通事故的，那里的车速都很慢，不可能把白杉芸撞成那个样子。第三，为什么审讯笔录上会出现‘犯人是结巴无法回答清楚问话’这样的字眼儿呢？我想起来了，我送证人下楼时似乎听见结巴在喊冤，因为他是结巴，当时我听得不是太清楚。我看这个审讯笔录也太不详细了，存在一些明显的漏洞。你想啊，他们抢劫出租车之后为什么会到滨海去？那里视野开阔容易被发现和追击，又为什么把车弃在北郊？绕这么个大弯有什么必要？可疑之处很多啊。走，太岳，咱们现在到凤凰山看守所会会犯罪嫌疑人去！”

摆蕴菲和王太岳匆匆忙忙来到公安局大院里，让王太岳开着车到凤